



Ji E De Linghun

Yingguo Chaersi . Handi Zhu

饥饿的灵魂

(英国) 查尔斯·汉迪 著 刘海明 张建新 译



上海三联书店

© Charles Handy 1997

饥饿的灵魂

著 者/[英国]查尔斯·汉迪

译 者/刘海明 张建新

责任编辑/任关华

装帧设计/范峤青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李京林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81 千字

印 张/7.75

印 数/1—8000

ISBN7 - 5426 - 1242 - 5

G·333 定价 14.80 元

查尔斯·汉迪于 1932 年出生在爱尔兰的基德尔(KILDARE)。他曾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奥利尔(ORIEL)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斯罗恩(SLOAN)学院。毕业后,汉迪曾赴马来西亚,后返伦敦,供职于壳牌石油公司。随后在 1967 年创办了英国第一所研究生商学院。曾任伦敦商学院教授和皇家艺术协会主席。1971 年至 1981 年,任圣乔治研究中心(ST GEORGE'S HOUSE IN WINDSOR CASTLE)主任,专事研究社会价值体系。

汉迪是当今世界最受推崇的企业管理理论专家之一,经常为国际大企业提供有关管理及企业发展方面的咨询。他出版的近十种著作在世界各地出售了近百万册,其中包括《空洞的风衣》和《非理性的时代》等近年来在企业管理界颇受好评的著作。

阅读汉迪的新著《饥饿的灵魂》,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一向的那种对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关切。他并不驻足于对当今

2 饥饿的灵魂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的揭示和针砭,而进一步提出人生究竟怎样才能真正具有意义。

汉迪自己也承认,这样的问题已被人们无数次地提起。但每一次的发问、每一个人的探寻都是我们人生走向完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神话中的奥德赛,呼唤着他的水手们,扯起风帆,驶向海那边、太阳落下的所在、天际辉煌的盛宴。

当我们行将匆匆走过 20 世纪,当我们回首这纷乱、喧闹的过往世界,在一切似乎都因世纪的结束应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不由得又一次发问:我们究竟碌碌何为?当世纪曙色褪尽之后,我们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谁都不能否认我们有了比以往更多的自由。我们如何在这熙攘而又自由的人世自处,我们的人格又如何自持?汉迪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答案,那块神秘的“白石”,通过我们不懈的人生努力。奥德赛最后并没有真正驶过那太阳落下的所在、那看不见的辉煌之岸,他又回到了已经一派荒芜的故园。在那里,他建造了一个更新的世界。正像汉迪所说,我们无法回避,未来实际上就在我们眼前,如果我们能学会用新的目光来看现在,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意志来创造未来。

如何耕锄于那一片精神荒园,这或许正是汉迪要告诉我们的。

致

谢

饥饿的灵魂

如果没有一群人诚心地相信你所撰写的东西多少具有一点价值,特别是当你自己都对此踟蹰不决,那么你的著作就恐怕永远都难以付梓。因此,我要再一次地向我的妻子和合作伙伴伊莉莎白致谢,感谢她对我始终不渝的信念和鼓励,使我对信仰的执著并不因时兴的理论而有丝毫动摇。我还要感谢凯蒂和斯格特,他们曾经一度是我们的儿女而如今已成为我们聪慧的朋友,感谢他们让我在本书中将他们作为例子,来说明人生的种种可能性。

作者照例总要感谢他们的发行人和编辑,但于我而言,这却真是出自内心。盖尔·雷博克和保罗·希迪两人将作者与编者的关系升华到了真正的挚友之谊。在我艰难地清理思绪、努力将心灵所得付诸文字之时,他们的宽容和耐心予我莫大的支持;他们的精到之论常使我疑惑释然。更为难得的是,他们能够在提供帮助时并不让人觉得受到责怪;使得

一部书的编撰成为愉悦的经历,而不是那种时常难免的磨擦。我很高兴能对他们两人和他们很有职业水准的蓝登书社的同事作公开的致谢。他们对我所撰书稿的关注并不亚于我本人。

在参考书目中,我已列入了本书撰写过程中所参阅著作的作者姓名。但我亦知,我的许多想法都有其出处,尽管有时我并未明确地意识到。我要向所有以他们的言语文字、或行为榜样惠予我教益、丰富我人生的人们致以谢意。他们包括了许多给我教益不亚于、甚至有甚于我所教予他们的学生和管理人员。

查尔斯·汉迪

写于英格兰诺福克郡迪斯村

自 序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正坐在一间能够看到东安格利亚乡间田陌和树林的屋子里。窗外是田园诗一般的景色，只待一位现世的约翰·康斯德布在油画布上展现。从旧照片上可以看出，一百年前这里就是这般景象。也许，这个世界上有不少事情会是永久不变的。就在我身后的村子里，人们仍像过去那样男女相爱、繁衍子孙，闲来牵着小狗散步，或谈论邻居街坊的长短。人生那种种伟大的主题依然伴随我们：爱情、死亡、孤独以及责任。

但是表面的景象又会使人迷惑。百多年前，在这同样的田野上，两个壮汉一天只能收割一英亩地的庄稼；而今天签了合同来干活的约翰，一天就可以收割完 20 英亩。拥有这些耕地的农场已被更大的组织所控制，而原先的种种工作方式也早已不复存在。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们不再是种地的农夫，他们也许是某家电脑公司的雇员，或许是房地产经

2 饥饿的灵魂

纪人、出版商。他们的工作工具是电脑和传真机,而非做农活的家什。这些工作无论男女都可做得同样出色。因此,白天夫妻双双都会外出上班,这是截然不同以往的。这儿的房子都装有防盗报警系统,而过去没人会想到外出时要锁上门!

装了防盗系统还因为家里有了比以往更多值得偷盗的东西。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富裕了。但是仍有些人觉得错过了什么机会。尚还年轻的人们会担心同样的机会也许再也不会降临。同以往相比,我们有了更多工作、购物和居住的选择,但烦恼却还伴随着我们。尽管这座村庄里的房子看上去都由来已久,但住在里面的人们却并非在此出生;他们的子女也必定会是一旦羽翼丰满便要远走高飞的。这实在是一个过渡性的小社会。

但是这所村庄又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比如乍看之下,人们的生活似乎循环往复,年年如此。但只要仔细观察便可发现:变化早已渗入其中。变化即是生活本身,而大部分的变化都可以被称为进步。20年前,当我们刚买下这所农舍时,它的厕所在屋外,而且还没有电。现在则舒适得多了。实际上,在整个西方世界,对几乎每个人来说,生活都比以往要更舒适。有些东西确实给人带来好处:带来上述变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便是其中之一。

可是,有许多西方人却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而深感疑惑,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后果而惶恐不安。尽管资本主义对物质生活的贡献不容置疑,但它却使穷富分化,消耗人们太多的精力,又不能使人都获得满足感。虽然依我之见,这种制度依然无与伦比,但我又同时对时下人们那种把一切、包括人生都当作生意来看待的做法,实在不敢苟同。办医院、或是度过有意义的人生绝不等同于做买卖。

当你聚敛的财富已超出你个人所能使用的程度,继续如此的积累意义又何在?当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已经失业或无法充分就业(据世界劳工组织所统计),创造那些财富的高效率又有何用?而所有这一切,这种对经济增长的热情又何时才会适可而止?如果我们按目前的增长速度发展下去,不出一百年,人们将能够购买比现在多 16 倍的物品。即使地球的自然环境能够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各类物品究竟又有何用?世界上现有 70 家大型公司的实力已在许多国家之上,它们是否会变得更为强大?而这真就无关紧要?

那些执掌着政治权力的人们对此所显示的漠然至少是一种自满自足。那种认为变革所带来的忧虑在所难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延、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一切忧虑会自然化解的态度更使我十分失望。看到这么多人的宝贵生命被白白荒废、虚掷于这富有的世界上的贫困之中,我的愤怒难以抑制。对人生及生命的意义缺乏一种超然的态度,这使我十分担心。我也为影响我们立身处世的金钱神话的盛行深感不安。金钱是人生的一种手段,但决不是其唯一的意义。把握好其中关系,我们责无旁贷。

问题在我们自己身上。各种互不相让的科学、经济学,甚至宗教传统使我们误以为世上的一切已有定数,不容置疑。科学似乎要告诉我们:既然超越人类的自然力量控制着我们的世界,我们就应顺应并享受这种力量所带来的一切。经济学自然只承认物质的富裕是唯一而普遍的合理目标,而只要我们接受这一点,其余则会在市场力量和对效率的追求之中自然产生。同样,宗教也是那样的肯定:宣称人们只要坚守信条或相信一种超然的力量,事事皆会顺当,即使不在当今,也一定会在某种想象中的来世。理智告诉我们这种种理论也许自有其道理,但我们的

心灵却不能容忍人生会被如此这般地限定。

连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动辄赚进数十亿美元的索罗斯也不无担忧。如今,他将其大部分财富送给了各种基金会,用以帮助新近从专制政府下解脱出来的国家建立开放的社会。1977年1月,他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颇为引人关注的文章,表示了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担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把物质富裕当作成功的唯一标志,这使其进入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他认为,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决不会接受只有一种标准。各种不同的信仰必须被允许共存并受到保护。每个人都应自主地确立自己的信念。这样的社会明显地要比封闭的社会更充满活力、更利于经济的发展、更能使人受到激励。但是,原本使我们获得自由的资本主义到头来却因将金钱奉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反又使我们受到奴役。

无怪乎人们会感到困惑和若有所失。我隐约感到许多人会有与我同样的疑虑和担忧,难以接受人生等于生意场,这又使我充满了希望。他们已经意识到,也许人生的意义在于爱和友谊,在于对他人的责任感,或是对某种事业的信仰,但不会就是金钱。换言之,坚信人生有其意义,尽管这意义有时还不易确定,这是十分重要的。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所需有限。我们都盼望能在一个还过得去的社会中享受还算过得去的生活。只要命运于我们不过分吝啬,这都可能实现。毕竟我们每人多少都是善恶参半、既有热情却也不乏理智。如果我们对自己以及赋予我们情感的心灵更多一些信任,对种种教条少一点迷信,我们就完全可以把握住那些真正要紧的东西。

然而,经济学和科学让人觉得一切都那么肯定,我们需要一些线索来开始我们的探索。资本主义能否被改造得更合乎情

理,使它得以运行的商业能否无论在何处都更明显地服务于所有人?人类所创造的财富能否更合理地利用,以便可以惠及所有人,而不是少数几个命运的宠儿?教育能否改造以帮助所有人,而不仅仅是那些有天赋的孩子走上人生道路?我们能否既照顾好自己又不忘关心他人?一个合情合理的社会应该有什么规范?谁来确定这些规范?政府又该发挥什么作用?确实,人生的终极目的又应该如何描述?对于这最后的问题,显然我们没有肯定的答案,惟有所信我们自己的信仰和探索。

一旦我们不能为一切找出足够的事实根据,信仰也就产生。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论证他自己信仰的正确性。然而如果一个人所信仰的理念恰好让人感到是符合事实的,这种理念便会具有巨大的力量。我隐约感到,未来这个世界上大冲突将不会以国家或经济体系来分界,而是围绕不同的信仰体系。它们可以是宗教(如伊斯兰),或是不同的文明(如印度或中国),甚或是不同的文化体系(如西方文化)。如果要使资本主义为我所用而不是成为我们的主宰,我们便需要有自己的信仰。信仰总是因人而异,但却不应密不示人。由众人共享并广为流传的信仰将会比各国的政府的意志更具改变世界的力量。那么,先来说说我的信仰是怎样形成的。这也许能帮助读者理解本书中阐述的、由这些信仰而产生的理念。

一切都从一个人的去世开始。他是我的父亲,一个在我眼中一直是默默无闻、十分普通,因而也不乏善意和慈爱的老人。在爱尔兰乡间的一个不大的基督教教区,他做了40年的牧师。他对神职方面的升迁十分淡然;花钱却非常小心,因为本来就没有太多的钱。对于教区的工作非常尽心、信仰虔诚。他的信仰自然是基于传统的基督教。不断创造财富的世界及其形形色色

的产品与他并无太多关系。

到我刚届弱冠之年,我便发誓再也不要受穷,不要上教堂,永远也不能满足于人生现状。我踌躇满志地上路了,去追寻名望和财富。开始时远行东南亚去做一家石油公司的经理,后来又回伦敦研究经济学。到家父辞世时,我已成为新建立的伦敦商学院的教授,四处奔忙,著书立说,不亦乐乎!我似乎马上就要成就一番大事业,根本无暇顾及家人。“一直到我十岁时,”我女儿多年后告诉我,“我一直以为你不过是个星期天来吃午饭的客人。”

这时;我的父亲在圆满地度过了一生之后终于辞世而去。我曾经撰文谈到他的葬礼。但直至今日,我仍然为有那么多的人来向这么一位无声无息而去的老人作最后辞别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情感而深感震撼。显然他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数百人的生活,这是我原来从未想到的。在人生意义这一问题上,他竟或找到过正确的答案。这点我在过去却因过于自负而一直视而不见。到头来他也影响了我的生活,我却再也无法告慰于他。

我终于认识到,一个人对人生以及人生目的所抱有的信念是至关重要的。在那以前,我把自己惟有的寄托按功名、财富和家庭这样的顺序来排列。虽然我依然认为这些都很重要,但顺序会颠倒过来。今天我会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这些问题。有时,我又会自忖,何必自寻烦恼?姑且借用柯纳利(Cyril Connally)对快意人生的定义:“写出一本书,与友人聚餐,与相爱之人同游意大利。”但这不过是一种中产阶级对快乐的看法。而快乐,不管你给它下何定义,都只能是人生的一部分,虽也重要,但绝不是人生的全部。柯纳利自己也会因那些雅集和怡游而生厌烦,更不用说写书所必不可免的苦乐参半。科特·冯涅格特

(Kurt Vonnegut)曾说：“我们来此人世不过是要胡混一番，一切不过如此。”但是迄今为止，他却撰写了 15 部著作，这可是需要颇下功夫的工作。理智和情感使他受到不同的吸引，也许……

并非独我一人为这种种踟蹰和疑惑所困扰。艾利克·赫布·斯包姆(Eric Hobsbawm)在关于 20 世纪历史的《充满极端的时代》(The Age of Extremes)一书最后曾下过这样的结论：“我们的世界内外压力交加。变革势在必行。如果人类要有一个可被接受的未来，就不应任凭过去和现在自然延伸。否则，我们为新世纪所作的努力便会失败。而失败或不进行变革的结果，就会是笼罩整个时代的黑暗。”

那么，究竟什么是有关人生的宏旨？进步又意味着什么？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我将会探讨一些已为人们所熟稔的理论。历代先哲已就这些问题争论了至少 25 个世纪。然而，正如跻身这些先人之列的萨特所说，每个人仍然要找到自己的答案。

各种组织正在发生奇怪的变化。大多数人都要在某个商业机构中谋生，而这些机构有的正在越变越小，几乎已不复作为机构存在；而在另一极端，它们却日趋庞大，甚至凌驾于一些国家之上。除了它们自己，它们可以不听命于任何人，也不对任何人负有责任。而那些日趋式微的机构现在也无需像以前那样对为它们工作的人担负责任；这些人现在常常不再是雇员，只是在机构之外为它们提供服务。那种将财产作为财富和权力基础的旧有的观念业已过时。各种组织所拥有的资产最终不过是我们这些为其工作的人。而实际上我们已不能再像财产一样被人拥有。当这过去曾经给人以安全感的传统保障统统消失殆尽，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为自己负责。我们已被贬成寥落的“自由”之人。

不同的组织及个人都要首先弄清目的何在,然后才能决定应该做什么。我们的机构,特别是商业性机构,以及我们个人都需要一种适应这个时代的哲学。个人已不再是某个变化莫测机构的附庸,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你也不能置他人于不顾、为所欲为地度过人生。这个世界的互相关联无处不在,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越是致力做我们所最擅长的事,我们就越会需要利用他人之所长。自给自足已是一种可忆而不可即的往事。甚至那些完全用天然材料进行耕作的人也需要使用别人制造的卡车,在他人维护的道路上把所收获的作物送到集市上去。

如何使自我与他人、个人或组织与社会相容,这也许是当代最复杂的问题。在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社会里,一切皆以个人为出发点;但是在德国、日本以及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华人社会中,社团总是在个人之先。而两者又要共同来寻找一种在自由和责任之间的妥协。作为一个爱尔兰人,离开他人我便无法生存,但我的人生仍以我为中心。我将其称作“正当的自我关注”。我们往往在与他人合作时才能最好地实现自我利益。在此前提下,我们须负责地寻找超越自我的意义,以便最终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利益。这是伊壁鸠鲁主义的悖论:我们只有在超越自我时才能最好地达到自我满足。

本书想要辩说的便是我们每人在心底都希望找到高于自我的意义,从而使人生境界得以升华。如果代表资本主义核心的个人主义可以被演变为正当的自我关注,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蔚然改观,不再是一个各不相关的世界。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在物欲之上寻求更伟大的东西。资本主义和开明的民主社会所带来的自由和种种选择不应被耗费在拥有更多的东西上,而应用于使更多的人得到自由和选择。制定法律并不能使这一目的得

以实现,只有人类精神的力量才会使正当的自我关注盛行并受到敬重。

目 录

致谢

自序

第一部分

力不可支的资本主义

第一章 市场的局限性…………… 3

金钱的弊端—市场造成的问题—人为控制的市场不能正常运行—市场会使水准降低—市场的全球化—市场会扩大差异—市场藐视可无偿获得的东西—竞争所带来的问题—迈克的故事在充满竞争的社会中司空见惯—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如何善待自己的

第二章 当效率不再是有实效 …… 21

三种效率—扔掉包袱—倾斜的社会—爱沙尼亚案例—自我服务的经济—充满新奇赘物的世界—西方的垮台

第三章 洗澡水中的孩子…………… 39

达沃斯的世界—创意工厂—别
忘了经济—资本主义的恰当位
置

第二部分

我们自己的人生

第四章 个人自主的时代…………… 51

新时代的到来—企业的自主
—天竺葵理论—宗教的选择

第五章 正当的自我关注…………… 69

饥饿的自我—白色的石头—困
惑的自我—三个步骤—自我关
注的道德性

第六章 追寻意义…………… 89

关于梦想—关于适可而止的理
论—体验辉煌—永恒的一种形
式

第七章 他人的必要性…………… 109

与他人共处—与他人共事—与
他人沟通